

嘉業堂
叢書

毛詩正義

第九册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四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魚藻

采菽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 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

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

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旣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 箋萬物至之禍 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旣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至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旣得

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尙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旣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 傳頌大至其性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 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

者物卽魚也。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君子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此。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六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正義曰：天

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旣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

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
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至及黼 毛以爲言古
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
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
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
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尙與之路車及
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
畫以袞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尙得車馬袞黼
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
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 傳興也至則黻 正義曰
傳旣言羊則苦豕則黻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

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苴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 箋菽大豆至采之 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卽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 箋賜諸侯至爲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 傳玄衮至之黼 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 箋玄衮至章者 正義曰傳雖云玄衮卷龍而

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者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

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或以爲衣舉袞裳舉黼王是袞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

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
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
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
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黼之意諸侯之
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
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
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爲韻也

鬻沸至所屈 毛以爲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
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
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
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

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
泝泝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噦噦然鳴中節至
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駟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
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
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
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 傳鬻沸至正出
正義曰以鬻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
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
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
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
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

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
焉 箋芹菜至鴈醢 正義曰上章菽芼羹則此芹亦
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
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
不謂非泉卽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
實芹菹兔醢貉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
引之者因其尙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箋諸
侯至不尊 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
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旣
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
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

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

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旣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至申之 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

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傳諸侯至偃束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偃則此服名偃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偃也名曰偃者所以自偃束也 箋芾太古至予之 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